

是按摩也是管理：探討女性視障按摩師如何維持勞動時的 身體疆界

呂思嫻¹、邱大昕^{2*}

¹ 新加坡中央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²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

*通訊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E-mail: tasing@kmu.edu.tw

摘要

按摩是一項身體接觸的工作，視障按摩師勞動時經常和客人獨處於密閉空間。既有研究指出女性視障按摩師相較於男性視障按摩師有較高比率遭遇性騷擾事件。女性視障按摩師面對轉業不易的情形，大多只能續留在按摩業。她們遂針對工作時面臨的性騷擾事件產生一套管理身體疆界的策略，這些策略也是女性視障按摩師勞動內涵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這些關於女性視障按摩師人身安全的策略卻鮮少被看見與討論。本研究採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共訪談八位女性視障按摩師、一位男性視障按摩師及兩位視障按摩業相關人員。研究結果將女性視障按摩師運用的管理策略按工作場域分類討論。探討這些策略不但可以瞭解女性視障者真實的勞動情況，研究結果也對教育新進女性視障按摩師在按摩時如何進行自我防衛有所貢獻。

關鍵詞：女性視障按摩師、性騷擾、勞動、視障按摩

前言

長久以來，不論是在公領域還是私領域，女性身心障礙者一直處於受到性別與障礙的雙重弱勢(Lonsdale, 1990)。職場上，女性身心障礙者參與職訓比例、就業率和平均薪資，遠低於非身心障礙女性和身心障礙男性。家庭中，女性身心障礙者結婚率比男性身心障礙者低，中途成為障礙者的女性面臨離婚的比例則比中途成為障礙者的男性高，以致對原生家庭的依賴較高。此外女性身心障礙者經常容易成為言語或肢體暴力，以及性侵害或性虐待的對象。就人口數而言，女性身心障礙者並不比新移民女性少；就生活處境而言，女性身心障礙者也不一定比新移民來得好，但是女性障礙者無論在研究或實務工作都受到較少關注。

台灣的福利政策與制度，主要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值之上。多數時候女性若要取得福利必須依附在母親、妻子、照顧者這些身份，才能得到制度的回應。然而身心障礙女性經常被認為不適合擔任照顧者或養育者，她們成為妻子或母親的機會低。工作於是成為女性身心障礙者，取得福利服務的唯一途徑。然而社會的歧視、環境障礙、雇主的偏見、視障者個人的因素等等，使得視覺障礙者(尤其是女性)

想要進入一般職場，參與完全的勞動競爭，具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因此透過現有研究可知按摩仍是台灣視障者主要從事的職業(杞昭安, 1988; 杞昭安, 1990; 萬明美, 1991; 李永昌, 2001; 李永昌, 2003)。這項過去保障給視覺障礙者的按摩工作，由於高密度的身體接觸與特殊的工作環境，女性視障者在勞動過程極易遭遇性騷擾，使得她們的勞動條件尤其惡劣。現有文獻已為女性按摩師勞動處境提供部分圖像。例如王育瑜(1995)對視障按摩的研究指出視障者在勞動過程易遭遇性騷擾，尤以女性視障者為甚。而萬明美(1991)針對按摩師遭受顧客性騷擾的量化調查指出女性按摩師較男性被侵犯的比率高，且以動作侵犯較多。但無論是實務界或學術界對女性按摩師如何處理工作場域中的性騷擾事件的瞭解仍較缺乏。同樣是碰觸身體的工作，Giuffre & Williams(2000)指出女性醫師面對工作中的性騷擾，以轉換執業科別(轉至婦產科)、不化妝、不打扮等策略避免性騷擾行為。視障按摩師受限於客源或受雇於人的現實，許多時候無法只服務單一性別的客人。她們倘若要像女醫師一般轉換工作場域是更加困難，事實上多位受訪者是在其他行業不得其門而入或因

環境缺乏配套無法勝任，而後才從事按摩。

本研究透過訪談探討女性視障按摩師如何管理工作時的身體疆界及處理性騷擾事件。這項研究不僅可以讓我們深刻認識女性視障者的勞動面貌，更可瞭解障礙者作為主體如何在工作場域中行動。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方法，資料蒐集期間為西元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筆者透過視障按摩職訓班進行田野觀察，也到按摩店及個人工作室訪談八位女視障按摩師、一位男視障按摩師，按摩師身分含括先天或後天導致障礙，部分按摩師為自雇另一部

分則為受雇。同時訪問南部某縣市按摩工會理事長以及某社福機構主責南區視障按摩業務的主管。作者為保護受訪者已於全文中將所有受訪者匿名，並依據受訪者所處世代之命名特徵予以化名。胡幼慧(1996)提到行為意義的產生是鑲嵌在互動的過程和所處的情境脈絡。筆者試圖理解視障者的工作行為及意義因此進入工作情境進行觀察，考量按摩師的行為和環境的互動進而形成適當詮釋。而訪談法是藉由受訪者口語敘說的形式，針對研究需要的特定對象進行訪問以蒐集和研究相關的資料，而能對受訪者的現象或行動有較全面的瞭解(潘淑滿，2003)。本研究期待經由女性視障按摩師的訴說認識個別障礙者的工作經驗。

表一、受訪者資料簡表

| 姓名 | 年齡 | 執業年數 | 執照 | 障礙程度 | 曾經工作的地點 |
|----|-------|------|----|------|---------------------|
| 小珍 | 30 多歲 | 5 年 | 乙級 | 中度 | 外場、一般按摩店、私人住所 |
| 麗欣 | 40 歲 | 8 年 | 丙級 | 重度 | 外場、一般按摩店 |
| 玉梅 | 40 歲 | 6 年 | 丙級 | 重度 | 外場、一般按摩店 |
| 曉楓 | 40 多歲 | 6 年 | 乙級 | 中度 | 外場、工作室、一般按摩店 |
| 玉華 | 40 多歲 | 3 年 | 乙級 | 重度 | 外場、一般按摩店、飯店 |
| 阿惠 | 50 多歲 | 29 年 | 丙級 | 重度 | 外場、家店合一按摩店、一般按摩店、飯店 |

| | | | | | |
|----|-------|------|----|----|---------------------|
| 麗春 | 50 多歲 | 32 年 | 丙級 | 重度 | 外場、家店合一按摩店、一般按摩店、飯店 |
| 阿好 | 60 歲 | 6 年 | 乙級 | 重度 | 外場、一般按摩店 |
| 懷祖 | 50 多歲 | 31 年 | 丙級 | 重度 | 外場、家店合一按摩店、一般按摩店、飯店 |

本文所指視障按摩師為通過乙級或丙級按摩技術士檢定，並持有地方政府頒發執業許可之按摩技術士。上述對視障按摩師的條件界定，乃依據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

研究結果與討論

女性按摩師在工作時，受到顧客有意無意的性騷擾或性邀約的情形非常普遍。受訪者阿惠提到有次她去飯店幫客人按摩，客人也問她：「妳難道不怕出來(飯店)會被強(強暴)去？」因此她說，「很多父母並不太願意自己的女兒做按摩，因為在房間裡一對一，不知道客人會不會對我女兒怎樣。」受訪者麗春回憶早年的工作時也提到：「起先我父母會反對，不喜歡我去做按摩，因為怕危險怕我被人家欺負。」健全男性身體對視障女性身體的騷擾或侵害，一直是女性按摩師工作時最深的恐懼。健全男性身體對健全女性身體的侵犯意味男女間性別權力不平等的事實，而健全男性身體對障礙女性身體的侵犯除了性別間權力的不平等，同時也是一種

健全身體壓迫障礙身體的展現形式。這種性騷擾的形式體現了女性主義障礙研究學者常提及的女性身障者面臨的雙重壓迫現象(Lonsdale, 1990)。

然而按摩場域性騷擾事件帶來的恐懼較少出現在男性視障按摩師身上，當男按摩師遇上性騷擾事件有時反倒成為同儕欽羨的對象。田野中筆者聽從事按摩三十多年的懷祖提到：「有一次我遇到要脫我褲子一直摸我還說她想要的女客人，我實在是嚇死了，嚇到按完回到店裡吃不下飯……大家還說我賺到了怎麼沒有把握機會？」筆者認為懷祖的談話呈現按摩場域勞動處境的性別差異，同樣是來自異性的性騷擾事件由於工作者的性別身分不同，同儕對於性騷擾事件的感知也有差異。

身體的疆界管理是指女性視障按摩師運用各種行為避免性騷擾(言語、身體)，維持身體接觸的界限，以及處置客人自然生理反應(勃起現象)、並回拒客人的性邀約。按摩師有時是沉默，有時利用障礙身分呈現軟弱令人同情的一面，據以作為按摩時管理身體疆界的方式。不同勞動場域會影響疆界管理的必

要程度，場域性質也會影響按摩師選用的管理策略。筆者將受訪者的勞動場域分為四類：一般按摩店（由私人或社團團體經營，通常配有櫃台人員，按摩室以木板或是拉簾隔間）、家店合一的按摩店或工作室（按摩師將家庭起居空間部分挪為按摩室）、飯店和客人的住所、外場，依勞動場域逐一說明各項情境管理策略。策略的分類以按摩師使用該策略時所處場域作為判準，並不意謂該項技術不可移轉至其他場域使用。

一、一般按摩店的身體疆界管理

（一）手勢與施作部位

按摩師施作時必須靠近客人的身體以便施力，因此工作時按摩師和客人之間的身體距離便十分靠近。這種親近的身體距離正是客人能輕易拍摸到按摩師身體的原因。工作時無法改變的身體距離是導致性騷擾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按摩師遂產生一些應對策略。這些策略幫助按摩師化解性騷擾情境並順利完成工作，而後獲取工作報酬。中途失明的受訪者阿好，擔任按摩職訓班講師時，在課堂向學生叮嚀：

肢體比較敏感的部位，周圍的肌肉要處理的話，基本的手勢方法要注意，像大腿內側的恥骨肌，你要按揉股四頭肌起點的時候很容易碰到腹部

或者是恥骨周圍，這時候你的四個手指頭不能朝腹部，這會去摸到敏感部位所以四個手指頭要往外。

多位受訪者表示以往職訓時很少針對性騷擾的議題有較深入討論，因此筆者對阿好主動傳達細緻的管理策略感到驚訝。筆者進一步詢問阿好為何在課堂和學生談到此議題時，阿好表示有女按摩師告訴她這是工作上很重要的事情，務必要告知學生，她十分同意。筆者認為阿好在職訓時主動向學生提及該議題，這應該和她自身的性別身分有關。女性按摩師這個身分，使阿好和她的友人能夠理解女性按摩師真實的工作處境，因而她主動針對女性按摩師可能面臨的勃起現象，提供預防方法給學生。

按摩師改變施作的身體部位並挾制客人的雙手也是有效的管理策略。受訪者玉梅因夜盲症視力逐漸退化，在光線充足處她仍有餘視，進入按摩室則是全盲狀態。在遭遇幾次客人觸摸的騷擾事件後，她對按摩萌生退意。按摩店的女雇主不斷心理建設並傳授管理策略：「他如果要跟你這樣按來按去的時候，你就先不要給他按背部，你就先來按他的腳。」透過玉梅的例子能瞭解不同障礙狀況如何差異化按摩師所處的

性騷擾情境。協助按摩師適應店內環境長期任職是雇主的重要課題，因此從上述的訪談看到當玉梅對按摩萌生退意時，雇主積極協助的解決難題的現象。

(二)利用疼痛

肢體碰觸有時會使男性客人發生勃起，按摩師如何覺察勃起呢？除了倚靠殘餘視力外，按摩師也依賴觸覺。二十九年即從事按摩的受訪者阿惠說：「男孩子勃起是很好感覺的啦！他的四肢還有軀幹的反應不太一樣，他那個腿的肌肉會收縮，那你一摸就心裡就有底。」按摩師透過下列策略妥善化解尷尬情境並處理生理窘況，領有乙級技術士執照的小珍說：

有男客人做一做，因為是做全身一定會按大腿外側，結果稍微一按他竟然興奮，他就立起來(勃起)，我假裝沒甚麼狀況，發現他在興奮我就故意用的很大力。我就笑笑的跟他說要忍耐一點喔！這個可以幫助腸胃消化這樣，然後就針對那個稍微很酸很痛的點給它按下去，然後腳底那邊有些很酸很痛的點再給他按下去，我知道這種狀況要讓他稍微痛一點讓他沒有那個意念，然後就看它那個慢慢消

掉。

討論到勃起現象，阿好接續回應小珍的談話，她說：

客人不小心鼓起來的時候，客人他本身也會不好意思，你就按一些會痛的穴道，你告訴他這個痛對你有幫助。有幾個穴道是專用的穴道，有一個叫尾中穴、還有合谷穴、足三里，這幾種穴你給它按一按幾乎都會很痛，這樣局部敏感的部位就會消下去。

筆者曾詢問兩位受訪者遇到勃起現象是否感到尷尬，受訪者皆表示見怪不怪，反倒是客人比較不好意思，這時她們反過來要協助轉化情境氛圍。藉由上述訪談可見到按摩師如何轉化其擁有的身體知識(也就是職訓中被稱為學科項目的經穴學)作為情境管理工具，當她們使用經穴學的概念和言詞同時轉化了工作情境的尷尬氣氛。

有次小珍遇到不斷開黃腔的客人，為了讓客人停止令人不悅的行為，她善用自身的聽視覺的雙重障礙，小珍說：「他一直說黃色的，我就按很痛的穴位讓他唉唉叫，隔壁的師傅後來跟我說客人叫你按小力一點，我就說我聽力不好聽不清楚，我以為客人叫我按大力一點啊！」障礙多被視為負面的，但上

述例子聽覺障礙反倒成為小珍故意違背客人意願時卸責的擋箭牌。這裡看到障礙者所展現的能動性，在按摩床上，她對不乖的客人給予懲罰，暫時翻轉客為尊按摩師次之的關係。小珍透過障礙身分使她得以豁免於社會規範或要求之外，免除障礙者的行為責任。這呼應了過往一些障礙研究指出，障礙身分使障礙者可以豁免於一般的社會規範、價值或社會任務之外的觀點。

(三)善意的謊言與玩笑

按摩師在勞動過程面對客人的言語騷擾，在職訓班任教的阿好告訴學生如何回應：

客人如果喜歡搭訕講黃色的，你可以告訴他說我想要很專心幫你按摩不要分心，你可以睡一下休息一下。現在是要跟你處理經穴穴道，我要很冷靜的去觸摸。有很多可以保護自己的話題客人聽了都可以接受，那其實是善意的欺騙，其實你那時候也不一定要按穴道啦！因為他講的太黃不想聽啦！

無論是小珍或阿好當她們面對性騷擾，即便心裡不快也不能大聲吆喝客人，她們通常必須抑制負面情緒以婉

轉、不直接指責的方式回應，巧妙避開和客人發生衝突的可能，進而以一種表面聽似為客人著想的說法制止性騷擾的延續。她們方能在不得罪人的前提下，巧妙脫離性騷擾情境。

小珍透過詼諧的玩笑，避免和客人正面衝突，又能處理不欲的工作要求。她說曾有男客人要求按摩該邊(台語：即鼠蹊部，髖關節前側接近腹腔處)

遇到那種要先考慮他是為什麼一開始就叫你按那邊，其實很簡單啦！他有這個慾望，你就必須要想辦法讓他消這個慾望。就是用講話的方式和用詞來消啦！你就跟他講抓肚子可以啊！一般都是有些便秘的、有中風的人，那都是需要抓的啦！就問他你有便秘嗎？

(四)展露專業形象

按摩師藉由展露專業形象來管理情境。受訪者小珍說：「你講一大堆專業的話，說你的肌肉你要怎麼調、頭怎麼樣，講很學術很專業的東西，色男下次就不會找你。」受訪者麗欣在面對客人邀約外出用餐時，她利用按摩師應守專業分際作為理由拒絕：「我現在在工作，不能擅自離開我的工作崗位，這是一份很專業的事情，我在服務你，請你

不要亂來。」

(五)營造有利按摩師的環境

在職訓班擔任講師的阿好告訴學員：「在店裡一人一小間，面對男客人門就不要反鎖，門稍微打開，讓客人知道你這個門不是關的、不是鎖起來的，保護我們自己。」當麗欣服務一位不斷開黃腔的客人，按摩店雇主便採取措施以防患性騷擾情境：「他(雇主)就叫我們裡面一個男生，我在裡面做客人，他就故意在那邊進進出出，就是讓客人覺得說隔壁就是有人在。」

(六)人際網絡中的經驗傳承

女性經常透過女性之間的人際網絡獲取訊息，女按摩師也是如此傳遞疆界管理的訊息。受訪者麗欣提到：「有一次我們就單獨，就是好幾個女生，然後跟女生的前輩師傅在聊天，她就特別會教我們怎麼做(處理性騷擾事件)。」遭受性騷擾是牽涉高隱私的話題，若要當事人在公開場合對他人陳述，確實不容易。但在女性按摩師網絡內成員工作相同能瞭解彼此處境，生活交友圈多有重疊親密互信，使這種經驗不再難以啟齒，而能坦誠分享。上述討論是個人非正式支持系統如何幫助視障者適應職場的體現，這種益於解決障礙者職場困境的形式非常值得職業輔導體系重視。

二、家店合一的按摩店或工作室的身體疆界管理

(一)判讀言語訊息

受訪者阿惠和哥哥一同開設按摩店。她會透過電話中客人的談話篩選晚上來店的客人，她說：

我會跟認識的客人說如果打電話來不要跟我說要男生或女生按，你要跟我說要哥哥或妹妹按，我就知道這個客人沒問題，晚上你可以過來。但是白天我如果覺得這個客人不適合，我會跟他說我晚上只做到幾點太晚我就不收了，我會過濾啦！

由於阿惠親自接聽電話，她從客人致電階段便進行性騷擾的風險預防，同時雇主身分讓阿惠有較多抉擇空間，能自由選擇服務對象。當筆者進一步請阿惠舉出所謂不適合的例子，她說：

新客人他如果說男師傅有沒有空或女師傅有沒有空？我住在哪裡我多久時間到，這就講得很順啊！但是如果吞吞吐吐問你們這邊按摩是怎麼算，是多少時間、女生長的怎麼樣、大概年齡多少，這個我就不了絕對不接。

由於工作的地點屬家店合一的按摩店，阿惠的明眼父母成為她進行疆界管理的協助者。阿惠說：「尤其是新客人，他一舉一動我們不知道，必須要有(明眼)家人看這個客人，人的眼神就可以知道這個客人心術正不正，如果有家人的話，客人不會說想佔兩個盲人便宜」。有別一般按摩店按摩師動用店內櫃檯人員和其他師傅進行情境管理，在家店合一場域進行身體疆界管理時被動員的是家庭成員。

(二)外場作為篩選客人的場域

另一種家店合一類型的按摩店，一人獨居的受訪者，缺少明眼人協助，她如何進行情境管理呢？一位獨居的全盲女按摩師剛在家開設個人工作室，她藉由裝設錄影保全設備來規避風險。同樣一人獨居，自認在視障者中視力狀況較佳的曉楓，採用的管理策略則和前述全盲女按摩師不同。曉楓的工作室座落大樓內，每位客人都需經過曉楓同意大樓警衛才會放行。曉楓先透過外場觀察客人的外表、談吐、行為舉止來判斷，將客人轉介個人工作室服務是否妥當。藉上面兩位受訪者的談話可瞭解視力狀況的差異會影響按摩師選擇的管理策略。

研究期間曉楓的工作室自原先的眷村搬遷至市區大樓，工作室周邊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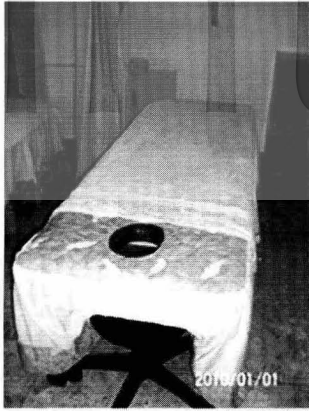
轉變影響她所選擇的服務對象。曉楓說：「眷村那邊在一樓，有鄰居也比較接近外面，出去就是馬路，因為是玻璃的門外面可以看的進來，這邊不一樣，門一關上只有我一個…搬過來後，男客人我就會再考慮更多」。

聊到獨自一人開設工作室的女按摩師，受訪者麗春說：「有些開個人工作室的女按摩師，除非是女的客人，男客人她不會接受」。曉楓也曾告知作者：「除非是在眷村那邊很熟的男客人，或是像妳這種熟人介紹的，要不然我在大樓這邊不做男生。」按摩師用一種全面拒絕的方式來規避性騷擾。

三、飯店和客人住所的身體疆界管理

(一)按摩師的手腳並用

工作時使用的按摩床會影響按摩師採用的策略。新式按摩床指床中間有洞，客人臥臥時將臉部朝下放至洞中，床的寬度較窄(圖一)。從事按摩二十九年的阿惠，早年工作的飯店和按摩店皆是配備舊式按摩床(圖二)，床的面積較大。阿惠工作時跪坐在舊式按摩床上施作，面對客人臥臥手卻四處亂伸亂摸的情形，她說：「這種客人我就會用我的腳壓住他的手，如果他側躺我就用手抓著他的手，開玩笑的跟他說我抓著你不然你會四處亂伸，我不好工作。」



圖一、新式按摩床



圖二、舊式按摩床

(二)去性化的穿著

早年常至飯店按摩的阿惠，提到工作時的穿著說：「我就穿個襯衫休閒服然後穿牛仔褲，天氣冷的時候穿個外套，這樣才不會讓人家想入非非…」筆者詢問受訪者玉華，對預防性騷擾的想法時，她回應：「你的服裝，不要太暴露」。在職訓班任教的曉楓說：「在外場，我都是一件運動上衣、長褲穿著球鞋，表現出整齊專業，認真工作的樣子」。按摩師避免女性化的穿著(例如裙子、裝飾亮麗的衣服)，改以簡單樸素的衣著以將個人身體去性化預防性騷擾情境，這和先前提到女醫師避免性騷擾的經驗相似。

(三)專屬女客人的服務

相對於飯店設有櫃檯以及服務人員，需要時可照應視障按摩師，私人住家被按摩師認為風險更高的場域。受訪者阿惠說：「我從來不到住家去按，因為門鎖上後跑也跑不掉，有事呼喊也沒有人來幫忙，如果是旅社喊一聲內將、服務生都會來。」擁有乙級執照的曉楓和小珍，她們接受到府服務的邀約，但僅侷限十分熟識的女性顧客。

(四)外部援救資源

即便疆界管理策略能作為按摩師管理性騷擾事件的工具，但按摩師有時仍發生來不及施展管理策略的危險處境，這時便必須要靠外部資源來援救。受訪者阿惠回憶從前到飯店按摩的經驗，她說：「那時候我去飯店按，我爸

爸或哥哥會坐在飯店一樓櫃台旁的椅子等我，如果超過時間我還沒出來她們就會叫櫃檯上去看看。」由按摩師自述的回憶傳記也呼應了阿惠的說法，玉燕在〈抓龍的日子〉一文中提到飯店按摩遭遇性騷擾時的情形，曾提到老闆的援救：

有一回在飯店我一進去客人就問我有沒有做全套？我們盲人都是做純的，沒有什麼做全套的。……客人捉住我的手，我用力抽回我的手。他脫掉身上蓋住重要部位的短褲把我拖進他的懷裡。他撕破我的上衣，我重重咬他幾口。……茶几上的電話突然響起，可能是我出來太久按摩店老闆打來找我的。我趁他一不注意立刻翻身拉開門拼命往外跑。

四、外場的身體疆界管理

外場多設於公共場所，按摩師彼此比鄰站立對臥坐在折疊式按摩椅上的客人施作。場地的特性，使按摩師必須進行情境管理的必要也隨之降低。因此受訪者在訪談中未對如何在外場進行情境管理一事有著墨。

結論與建議

免於被性騷擾應是一項受保障的基本人權，性騷擾防治法的建制即體現此一精神。由於按摩的職業特性，性騷擾防治法的法定內容未必能完全適用視障按摩師處理性騷擾情境的需要。女性視障按摩師面對轉業困難和常見的性騷擾情境，她們遂產生一套工作時管理身體疆界的策略，這些策略也隨著工作環境的差異而有所轉變。此外本研究呈現有別以往的障礙者面貌，以往障礙者常被視為軟弱、依賴、需要幫助的一群，在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視障者如何在工作中主動管理工作情境，甚至有時翻轉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的階序關係。

既然按摩是視障者主要從事的職類，性騷擾是按摩工作中難以避免的課題，筆者認為視障按摩的職前訓練課程和在職訓練課程皆應涵蓋性騷擾議題的討論及教授處理策略。

參考文獻

- 王育瑜(1995)。台灣視障者的職業困境：以按摩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
-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

- [B5%F8%C4%B1%A5%5C%AF%E0%BB%D9%C3%AA%AA%CC%B1q%A8%C6%AB%F6%BC%AF%A9%CE%B2z%C0%F8%AB%F6%BC%AF%B8%EA%AE%E6%BB%7B%A9w%A4%CE%BA%DE%B2z%BF%EC%AAk.htm](#) (2010/08/21)。
- 李永昌(2001)。視覺障礙者工作現況及相關因素之研究。**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9, 51-69。
- 李永昌(2003)。視覺障礙者工作職類之研究。**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11, 55-73。
- 杞昭安(1988)。視覺障礙學生就業問題之研究。**特教園丁季刊**。3(4), 36-44。
- 杞昭安(1990)。視覺障礙者就業現況與就業期望之調查研究。**特殊教育學報**。14, 3-30。
-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远流。
- 萬明美(1991)。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之現況及影響其收入之相關研究。**特殊教育學報**。6, 1-47。
- 廖玉燕(1993)。抓龍的日子，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生命的挑戰** (42-59)。台北市：心理。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 Giuffre, P. A. & Williams, C. L. (2000). Not just bodies : strategies for desexualizing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patients. *Gender & society*,14(3),457-482.
- Lonsdale, S. (1990). *Women and disability : the experience of physical disability among women*. London: Macmillan.

Doing Massage as well as Doing Management: People with Blind Maintain the Body Boundary

Szu-Hsien Lu¹, Ta-Sing Chiu^{2*}

¹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al services

²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ddress: 100, Shih-Chuan 1st Road, Kaohsiung, Taiwan

E-mail: tasing@kmu.edu.tw

Abstract

Direct body contact and closed working space sometimes made blind masseuses vulnerable to sexual harassments. Some studies also show that sexual harassments happened to females more often than males. Blind masseuses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continue their current job because of finding another jobs are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they have some tactics about their body boundaries when they encounter harassments at work. These tactics are important parts in their lab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how blind masseuses maintain the body boundari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study involved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Eight blind masseuses, one masseur, and two significant persons are interviewed. Their workplac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We argue that blind masseuses use different tactics according to the workplaces they are situated.

Keywords: Blind massage, blind masseuses, labor, sexual harassments